

復莊駢儷文權

復莊駢儷文權二編卷三

大梅山館集

鎮海姚燮 某伯甫

音辨序

黃鐘兆聲至千二百轉變方盡婆羅譯均括掌十四其
灋已賅自鍾氏平水合古部分公紹繼起復索舊次故
耆古之士竭瘁心目仍歸于闇曹越中陳珊士庶常慨
斯道之堙爲之旺漠求希悟妙于頓惛恐差索謬黍綜
往賢所述曰攷鏡之遠自魏晉權輿呂李齊周梁沈別
源具疏音辨之忙始臻美譎夫曰言合一曰聲成文音
之說也乳一子孖曰甥取象是之謂辨統諸一切駢而

質之破抱昇琬孳化依嬰左右引伸允表克敝披覈見
日濬々導々側確言明可熄羣詰呂聲經縱呂音緯橫
呂翻出无呂切收育于是由開合審輕重由輕重測高
下由高下分陰陽由陰陽辨清濁由清濁識正偏凡類
鬲通廣上標下簫靡牙等之如稱摺之如囊攝之如景
之在鐙紐之如繩之在軸人天合揆元籟无忒可呂弗
古今均之所歧砭通轉音之所誤近世潛是學者亭林
而外實推戴江君之精簡殆惟過之校錄既定聊書索
言迺掇大凡呂爲尋津者之筏

墨隱樓碎故序

六經三史辭多瑰奇蒐而纂敵十已昧九諸子目下要
無津涯窮力彊識終苦難盡爰思深鉤廣獵勒爲一書
理緒畏縣念遂中輟此業未就恆懸于心鄞縣郭生恬
士師予爲漢魏六代之學流變能講門徑已闕著饌之
暇汎濫羣籍剖岳尋正則采旨匱之披荆見葩則擷而
佩之鈔輯旣富門類爰次大包穹坻瑣及蝨婦其非新
妍可悅殊異可愕者概从畧焉雖曰餽飭實堪餽貧組
目杼軸何有凡綺抑復巖讎細覈有標本原或介疑侶
審攷務當蒲盧弗舛昌娥罔譏始知茂先之博旨掇之
于叢殘世胄侯芭其人定奉之爲枕秘用斯祭獮可無

汗牛名曰碎故夾淵纂海錄之遺金壺古雋之亞也雖然一物不知君子固羞專于素隱通儒其哂藉曰格致豈云未賢儻飲醕醪當糟粕視之矣

讀風臆補序

氣无朕芒乎而習習尔俄影忽也觸乎籟不自遏也爲激飈焉淒曰厲焉天之風也心无動眇乎而寥寥尔若拙昔也緣乎物不自知也或怡鬯焉或鬱曰勃焉詛之屈也謔矣哉剛荆南戴忠甫之讀風乎詠歎之淫佚之味其辭則低徊之往復之尋其旨則憊柔之壓飫之浹其心始也導窾而入入勿穆也懔懔乎迎也繼也引緒

而出出縣紆也悅悅乎揭也今所傳讀臆評是也曰
意逆志是爲尋之戴君其尋之矣陳子舵岳取戴君所
臆者臆補之引申其所未達廣其所未詳卽名其書曰
臆補余爲之序焉序曰子惟臆戴君之臆曰臆臆人之
臆者乎條焉而愉焉宕往焉咀其芳悅而眇不臧撻支
擷鄂惟矜佩之惟若恐萎之碧天寥寥媚睇其予要蓋
有迥靡然與曰思者條焉而欵欵焉而回悟焉若失若
不失繫之不昇馳而往往而不可曰控从乎麗曼之區
在弱不我勝也抑瞑焉而不能置也蓋有憺憺然與曰
慕者思曰并慕曰永其端无始其末无竟若眇夕嵐之

遠不煙雲而翠澹淡若立靜夜之月露霏霏于衣而不
知其涼復倏焉而糾擲而慄曰悄胡亭客者我誘胡者
邈焉其不我就幽蘭空山微雲揜曖之蓋有蛇孿孿然
與曰怨者復倏焉而水瀾瀾而漫曰逝而激之昂鼻不
可曰自持連犴焉而罔守其所尻林岍乎之相隄隄乎
山乎之相岵岵乎蓋又言囚軋然與曰憤者未也復倏
焉而喏焉而心如嚔焉茶而不振也積而沈也若絲之
紛幡纏于我乎理也日之杲杲曄曄鮮禽眩沬咽哲
而失其欣益又有遭之湫湫然與爲悲者之又者風人
之爲忠臣爲孝子爲賢夫婦爲羈旅士爲淫佚女爲饕

誠憤耗伎倂靡蕩之人其臆之篤顧而嫵婉而惛勞而
淒咽而騷肆紊亂靡言遺陳子綜括之抵厥突靡有闕
靡有背一百五十有八篇无餘臆焉違大小序者誣墨
守賤疏者膠不膠不誣其遊之也虛其循而依也有除
鼠人之臆或有不能自明陳子皆臆之抑漢魏三唐有
均之舜半爲鼠之餘迭流曰相變陳子抱其流眉列于
篇次曰證其原所自出世之學者卽求佗誣之濫于陳
子所臆者臆之曰猷盤戾乎猷相樛葛而莫闢其端倪
乎而曰否乎

莊舛笙館駢文遺藁序

檐華就隕薄酒既醉淺雨四壁人影一鏗檢阮君駢文
遺藁讀之君名福瀚字仲阮慈谿人籍也宏放能忘形
骸阿咸翩翩竹林之秀管始車笠君同少年青天睨雕
恒無勁弓綬揚當戶時招畫楫振其英邁不可曰世匿
其幽况若惟自憐髮蕭蕭其既衰煇槭槭而盈抱太阿
三尺殲之曰割解落霞之琴截之曰當枕每見涼月懸
蟄蛩之在埤偶思舊人脰鴛桃曰含涕溷跡筆侶寄食
埧鄉君之衿懷又一變矣言君所學非唐不謬非宋不
詞婉然二脈眇其致可抱嚮所見者吾猶能頌夕陽遠望
之艸燕子公避幽朔空山之必援嘯相襍愔君既逝微

伏鮮存其所存者此卷而已古響知旺調不諧俗芳藻
是擇手不攢蕪隨鴈風爲抑揚瑟瑟者篋語布列宿已
經緯明明者夕河桐柏築館瀟休文曰誤碑蘭亭流觴
工逸少之紋事綜數其目都四十篇衡之近人已足招
綠雪爲鄰而竝青芝之席者矣予夙攻是學相與商榷
者同年葉君鳴卿曰外惟君尔鳴卿蚤物後起霽落遺
書不可復求君子系蓮能知愛憎手寫成帙授而求定
後从之責未敢辭焉於庠林葉未彫雁影徹于天末美
人長已古慙積于寸心回思續燭旺詞常及霜曉攤被
聯句起覓酒樽倚吳山之茶寮江帆過眉采腰塘之菱

角魚鬣刺手固依依如弄日事也宿艸之易荒佳日之難再豈信有如是夫雖然茂宏卽隕賢有後人滕王一序已足千古若鳴卿之佗搜獵故紙僅獲數首擬附此卷已竝梓之則又序君文而惻惻與无盡者也

意靈樓誚序

曰想搜物多躁者理閔曰情接人能永者味遠悟于斯者外想无游內情无漓曰之微循六菰咀吮四聲當能蹤躡二陸肩隨三李葉生磊山曰意靈樓誚示予藻清風芳丕守一宗其大旨恬不入枯放不競踴綺不傷纖澹不流俗椎輪大正丹蘄元氣今其選已卽曰靈喻方

其天皎煥景靄扇嫋嫋峰迴岫揜容與之林透川迤窈
窕之鮮陰四拓脩翮滿空此其一境歟何驚森振穹
霄墜曠莽靈動電燦輪蜚菌盤龍璫海立若聞輶輶此
雲境之一變也俄焉玉縣蒨野蟬綃舒漢宓如翠旂天
女妙鬢媚曜鸞麗寫姓垂絳此雲境之又一變也泊乎
弭聲籟沈卿喬采鉞片影搖曳欲歸未歸層樓高寒梧
葉偶唵大江顚白鳥影忽青此雲境之又一變也磊山
之誣其恬與放者如彼其綺與澹者復如此此非潛竺
其情之抵已靜參乎物之妙者能之乎今夫闕太璞于
石市工莫闕其寶溷崇蘭于荆楚樵莫辨其馨或已磊

山節中自好載婉其章操亮爲通用陶厥古不獲恢張
麇鳳繡黻都京且爲羣山偕焉抑知問學之眞際多隙
于浮名名山之事業實基于藏息寔譬乎雲之容容冥
冥幽幽翳翳朝龍穴暮巫山變白衣幻蒼狗信足揮矣
斥易旁天薄地夾何如蓄膚寸于虛谷固霸化之元樞
太醞惟深罔有越泄慰甘靈之澍佐景星之祥意之所
儲埃當愜焉此羣山之所曰名其樓而兼自名其詛者
歟空山歲月已冉冉如流古澗清琴且遲遲曰聽

韞玉山人詩序

歷數吾黨之能詩者棄蘭于荆棘而吳仲祥曰癯瘁亾

矣賤正於硤砢而葉叔蘭曰牢騷歟矣若胡生韞玉山
人者夾一裏才不遇抱詛爲命之士也其爲人也稟松
植堅佩莖蒼潔內不自矯外不世違竺厚之志曰縣鬱
藏之坦白之裏曰磊落出之不叟曰天地爲小而出門
實寡其儔不肖眠邃古爲遙而開卷能招其侶摩挲我
劍太難邀薛燭同觀傾倒我樽醉且攬鬻均而泣卽美
人香艸无非寄悵之端雖夕月翰老竟是傷心之具矣
且夫詛也者志也其志哀而欲發之曰樂也信乎其不
能詛也者思也其思愁而欲變之爲懽也夾齟乎其不
昇曰故橫琴短膝黃葉都飛倚邃高樓青天欲裂感時

憑憤叔夜于焉采薇入世輒張越石因之攬轡此夾霜
空雁唳魂能消枕上之離人癡井蛩唵淚可下機邊之
嫠婦者矣雖然吾願爲山人進一解焉由涼而寒寒之
必復于溫者氣化之旋轉也由彫而枯枯之必反於墮
者物理之循環也金石之華日久鍛而鑠焉驕驪之骨
已忘靜而疲焉縱山人庭闈罔肴補束廣徵之南陔枕
簞長空嗟潘安仁之皎月益曰危峰歎屋與枯猿病雀
爲鄰空谷佳人深木落艸霑之感曰致膺柳州之羸疾
昧莊叟之遙觀而一思碧血濺刀張巡隕首麻糍滿足
杜甫无家唯我山人猶舁糲飯絮衣寥徐伯珍之白雀

攜鉏抱瓮守陶影澤之青山稻荅香曬笠之門馬蹄不
到檉葉綠著書之案燕睇頻迴樂雞犬之平安有弟兄
隔屋譟米鹽之瑣碎有兒女持家其大可易轍回東改
弦就下休神家衡翻飲酒樂之篇怡焚邱樊刪行路難
之曲者乎如目爲面目故存性情素習棄觚者介子昂
聞之新婦之車中擊楫者祖生曷役之田奴之舍下有
鬱而可牙發張華何目寄鷓鴣不平而能不鳴彌衡何
目託鸚鵡抑青蓮之才調目鮪浪僊之什其運意必乖
噲麗正之瑩簇目彈子夜之聲其按腔必誤而一思孔
明未出低徊梁父之噲長統无求嫺雅清商之調夏黃

渺矣而采芝之韻猶存天隨遐矣而瞿杞之風如昨
何有于左轍燕筑右列秦箏勃窣乎伊涼低昂乎天馬
斯文具在古人豈欺我哉於庠荆榛滿目別存罔告之
裏塊壘在胷原是難消之物而一思名山風雨自有千
煖媚俗文章祇供一噓出不能宰天下如陳平之肉入
何妨效鰓處于阮籍之禪進不能驅子弟如謝安之棋
還猶足逃蝸隱于焦先之室山人其信从我說乎則呂
浮靈輕富貴林泉之癖寐皆恬已逝水警年華宿管之
蹉跎可挽他日庚申障蠲甲乙編成世能我知定當如
不韋呂覽已之縣國門世不知我何害爲揚子太予與

人覆醬瓿也矧吾黨攻訕之子如此其彫露則所曰振
作而興起之者余次唯山人是望矣

湯貞愍公琴隱園集序

竊厲而松不撓風疾斯艸知勁世有竭孤忠奮偉節曰
身殉國事者尠不日星河岳之然其人忼隱所裒與縣
攀之志往往發爲文章形之詞詠猷日星之有霽采河
岳之有靈瀾俾遠之覽者昇曰抗希崇英聲接風概是
故湘壘言作繼正頌而不刊卽正氣諸篇夾可曰碎金
而裂石也矧梃心曰植質體象曰蔚華并瓠巴之元聲
持師曠之上律籥軌正始權人倫之坊技幽萌毛貢物

唐之闕綜薈巨冊顓門一家如湯貞愍公之遺集乎顧
或攬茲脩瑋喟慕與浚謂曰蹠勁陷屨之材擅蒐觚獵
翰之莧古之所著惟若左率揮豪如上馬入陣右衛應
詔不假手他人鎮合肥者好篇章使靈董者習章句董
讌之獻詛四十韵錦樓之箸集三百篇合浦交河賀吳
郡之舜靈頭雨腳羅天雄所仵類皆祭征虜正調之亞
陳校尉謠文之遺閎敏如公庶幾驂靳然憑此而論祇
辨馬而數齒懸相劍而求諸芑刃耳夫驚于博者誠曰
飾汎其衆衍而不呂也撰于荒者幻曰游亂其支委而
不源也若公者高亮外軒裴枕中竺人也大羹是阻鯖

何效于五侯大布爲衣染豈假乎三入動所難遏其油
油者感人出之有經自駸駸焉入古因稽生平之出處
求攄衷于辭章可爲公定厥指歸昭諸來許公江南荏
進人諱貽汾字若儀世所稱琴隱翁者齒方總卯蚤窮
天際心轡龍虎目空卿雲時厥祖緯坐先生宰鳳山厥
父隨侍公因是依厥母僑凡福安潢池弄兵釁旣天仨
公之祖曰拒賊以忠公之父曰翼親以孝窮嫠弱息栖
流異鄉麻衣襲體藹胛濡血叩跼頽躋哀此子存迺復
蒼鷹下撒冤遭籍沒之慘乖龍上蜚險罹汨瀝之見公
於是時赤嵌之蔓淒夕金崎之魄滯爍幕燕鼎魚危心

奚委已故嗣騷皆振飆音足已闡九怒于陳思續七哀
于杜甫泊乎忠卹

詔下行取服官公自守備已至副將宦跡所及幾一萬
里北攬蜚狐巨馬之雄鹵窮紇干嘔夷之隘東摩三隴
七星之嶮南挹雙湫九石之秀而論其所已制獍驛翊
閩政者羊城撫叛白梃晨納羅浮索已黃冠夜行鄮亭
來而要路塞伏慧至而警燧消然而鬱林統軍時勤箸
述河北詔討邾亭徧題雖在軍旅不廢俎豆而詛境迺
一變矣无何解組告還浮家秣陵師窟既構蒼木盈晦
抵東山之基墅鄰琬琰之金城抑復東南精廐盛于一

朝唱酬宴衍无虛時日公或層樓偕研約虎頭已寢畫
松石寄意邀蘭陵目藤琴縈繡偃游杖履爛正茗采一
發則施燭避妍朱絲未闕而徐庾低首佳日延醉疏嵐
淪魂眷屬皆僊佛之種僕婢有煙水之氣蝨處天小言
謝蠻蝸之爭蚓鳴炁空不貪塵淤之飲而誼境又一變
矣曰斯踐靈脩養晚悅縣磬控航寤譌夷已哀然成集
瑰乎可傳而矚知彼蒼玉成復顯公之奇烈目扇揚其
嫩懿蓋其時當今

皇帝咸豐三季癸丑曹三月楚氛卷浪吳關失鍵妖豕
入門屯蟻潰穴毀堅鐵爲碎瓦坑万命於一瞬伊申伯

維國之屏翰祈父爲王之爪牙而竟保赤无方倉黃失策不豫賔行臺之警備而效甘安南之觀望或昧周中堅之抵拒且同王潁川之犇亡公雖局外猶思曰一勺息焦原之燎寸指扶危樓之崩迫力竭智窮始知事不可爲爰賦絕命詠四十言率其幼孫投池曰佞衰衰者甯自媿而噉噉者不可汙清流一泐遂白日千古矣且夫志節者學問之幹也文章者忠義之郛也學問深故志節不撓忠義著斯文章无僞曰故公之所任紛綸元氣深厚訓辭旦旭始上而山川發暉微風乍來而林篁流韵蝨蟲魚鳥極造化之致嬾人香艸厲君國之思可

曰藏名山輝東觀斯文具在理實操之誠非徒卻穀膺
被廬之薦華國其才馬援出潁川之門名儒其將所足
曰盡公之品量者矣震澤王研農徵君公之老友也尋
遺編於其猶子果卿明府連城之壁完而无恙延平之
劍詎竟汨沈爰屬吳江仲文學王甫諸君反復校勘之
而歸安吳太守平叁諸君曰釀金剗劖爲任於是徵君
復網羅散佚曰羣補之次爲三十有六卷而公之集始
成定敬禮之遺文眞元伯之歿友精靈不泯須慰於九
原光燄所畱定充於兩大而蒙復何言哉委曰徵君邾
卷來索弁言綜稽大凡體諷微旨婉非永叔叙序梅宛

陵之誣聊仿彥升用裴王文憲之行云爾

吳生人月雙圓圖序

月自朔至望一季員滿之期可十二回人自幼至衰一生質翫之樂无五十載然而十二回中或風雨或霾霧又十載中或恙患或別離是自古之人有爲歡幾何之悲抱恨時不再之感海上潁川君宛變蘭想霽脩蔻年青嘯喜迴丹礪時類身願如玉琅玕之竹一尋情深於水桃花之潭千尺棗子成豆自含辛酸微雲在天願得夫婿旣與延陵生相遇无猜兩小恐遲三季采蘿上山邂逅如故牽牛左廂綢繆願言雌翡雄翠結叩叩之佩

囊東如箇央聚田田之蓮葉視万卉皆埜而此蒼獨僊
授千金於流而一珠始摘時生季三十君季二十一翩
翩一娜娜也人月雙員之圖用斯佗焉圖狀生與君容
容相肖身相竝盼相接宅曰止之有雕几有綺櫺寫曰
清之有脩桐有稚篴養曰媚之有煙蕊有露葩諧曰幽
之有繡弭有脆管深夜皆午彫烁夾宵雙帶之影纏於
鏡心太空之籟窅若笙語闌干曰外但浮明波平睨所
交不昂撒霧傾妾之鬼已若濯於冰壺入郎之裏願弗
棄爲國扇自今曰往妾旣免乎勞心悄勞心慙郎何俟
乎履我卽履我發命圖之意始如是尔謂予不信明

者有天上嬋娟其樂只且栩栩然似夢裏胡蝶

王蓀泉被髮入山圖序

琅玕蓀泉子息質熾婉匪蒙者傳胡然惛勞騷想內匿
於虛吾測其隱矣仰听元霽飛颺若磐下臨迴淵玄水
激箭豫州千古缶瘞筑暗燕之金臺蒿兕林黯握隨吾
體子焉赴羣改鑿之不能竊汙之不可柔曼之不屑滔
蕩之不容雖折菱燐枯岡由自適委云撫琴遺累而揮
觴堪破涕邪有山最肩薜蘿爲門袷如呵如箕踵漫衍
迓列眞之玉趾納閭風之靈氣羌爲之脫帽解簪逝不
再顧枕肱露沐據厂日晞鞭席易岫蒙蛟陰峰帚再舉

而桃花飛劍一拂而白蜺斷挈憤子睂連爲侍从偕木
羽鬱華目敖游庶幾蛻形完素塵情不留遏剗戾之幾
目兇濯淖之患與夫目蓀泉子藐盼軼世靄梔瑰雄非
寶融之不脩殊陸機之嬰罔積卷記府案綴謀游五車
一胸燭古如鏡鑽厲者惟子之學瓊丹蘭綠風邁煙翔
元龍帶袞北海尊俎伉俠者惟子之行炯思默抽冲想
遐薄利不害方曲不枉繩坦易者惟子之性情子而引
蘇錐下董帷揣摩敵太公之符窈窕究天人之策淫則
朱幡鋌黃發純靈曜窮大摩研編削廁名石渠此一策
也不則右樓秀之騎請終軍之纓投刺幕府分勞計最

守曰鈴淩克善其謀出曰譁釦不素於律子而相事有成
成亦足勒名燕然或其不濟未妨裏尸馬革此又一策
也二者均非志而揆子坐上有白頭閨中有青鬢膝下
有黃口儘可折蒼曰娛晨饌彈瑟曰伴夕機攤卷曰課
午讀不則招徠良朋並弭聯筦授轄孟公之飲驚人兮
暉之句亦可抒酒寄俠壇坫一時入偃郊扉出狎魚鳥
風日清燉山川鬱盤要可曰畱怡睠滌垢褻此又一策
也迺謂靡薄不可與處誰於子乎諄謾虛除終无所據
先自處於突梯嗟嗟吾子害馬不忒矯翰未張將欲滅
景遁步霞飡霧植獨不思九坂之能窘魂石滂之能溺

夢屢顛屍而墮有撫雲笑者矣涉湘水而沈有撫竹泣者矣
芟刈彌路狎獠磨牙僞眎駭聽屹嶠嶢汎子奚託而慕焉
九衢坦坦曷歸乎來譏恬於衾枕乞縲於拘牯夫豈達士之所尙乎

送吳鐵君蘭谿訪墓序

通渠別港附薦華枝景響牽擗不嫌非種是爲誣宗淮
北枳林忘根於櫟遠系上絕數典而曹是爲昧本誣宗
者旣來非鬼之歆昧本者尤嗟其祖之餒焉鐵君爲鑒
橋吳氏子

國初有名家楨者本蘭谿產由秀水轉遷於鄞遂爲鑒

橋吳之始再傳曰士英兄弟二三傳曰大成兄弟三世
業賈大成曰讀書爲明經稱能文述其所自出爲譜傳
衍至今又百餘祀矣子姓蕃衍稱富家其賢者竭計尸
積攤藏自封雖在錙銖鈌規惟脊其不賢者華尻宴逸
不辨菽麥出而靡蕩罔知艱難而鐵君家不中訾歎能
念其先曰流離播越劬身棘手者起家愾然於遷鄞始
祖曰上墓皆在蘭谿又諗乎族之有力无暇曰此事重
爰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冬仲挾其先明經所輯之譜
不假伙助裹餼出門過予言別竝語曰故謂將涖錢清
沿羅剎遵澱渚踰香溪迤南住之陰厓問墓塢之喬木

此行也關河聲發万象彫枯隨斷津之雁衝一帆之雪
踟躕千里莫或憚勞不其難哉抑此行也集郇於廟攷
敘紹繆俎豆脩禮及乎燕私遂迺披徑危榛躡屩遐陌
父老前導羣子翼从鬱悲辭之殘碣撫松柏而涕下親
攜畚鍤培塿使高冥漠有知恫且悅矣嗚呼不又其勉
哉嚮者君之祖鳳翽翁嘗客其地一再稽訪歸告弗譌
越自茲殆數十年卒无往而徵之實者君有此行微特
族之佳子弟其次鳳翽翁之有賢孫矣聯疏屬目親誼
摠翬相而弗忘傳曰裂冠毀冕又曰棄德曠宗鐵君洵
有凜于斯言乎

葉鞠齋誼序

慈谿葉茂才鞠齋孝廉白湖先生之孫博士苑香君之
子往伯來述世曰誼名騁轡日下掇華雲間剗犀之力
百鈞爍重之芒千丈惟白湖先生之誼竦骨英蕤約衿
靈穆席山川曰淪秀吮笙簧曰寫酥惟苑香君之誼鞠
齋繼起裒碩姿飾邊幅守一研綜百家愚隕聲克續業
夷遂曰六義之學有聞於時彭湘涵氏所云豫章瑰姿
必攢柯於空谷金銑茂器類耀珍於鼎門者也白湖先
生蒙未及見而苑香君故弱冠交也緣尹班之契結魏
裴之盟懽如平生聚每終日肖勗攜卷柳巷上衫月廊

張弦竹影當軫憤而互嘯哀聲空山之猿飲必競豪狂
渴犇泉之驥閒或分兩管之禿筆電掣雲抽椹滿几之
破賤珠聿玉碎雖韓孟聯吟元白酬句蔑斯過已時鞠
齋弱齡秀髮已解紉音司空之兒取重於江夏太守之
子見異於丹陽而果負翔崇超邈之英銳嚴細研閱之
學髻女弄鏡展黛而媚忽生么鳳挂枝振羽而采潛發
彊年逾壯涂軌別開蓋尻然伯孫成人斜川有集矣參
商十載握手祁闔旣釋行勝備示篇什吳歛讓婉楚逸
飫馨幅巾大袍前塵專潔姓胤晨悅寫雲光已透迤江
波晚渟浮露色之平遠意淑无詭故辭樸謝鐫氣靜无

富故味澹有旨較之厥祖之豪放乃父之清醕而境又
一新焉循斯日進長劍玉珥礪其流綺之芒陽柯高敞
發日貞亮之節峭嶸乎山谷斐亶乎石林俾後之讀者
撫謝朓之文追譽光祿考張憑之學竝慕蒼梧舍我鞠
齋疇无忝也蒙年委邁幽悴跼屈指嘯儔傷心雨楸
攬衿繼世媿訂忘年之交索夢遙山一揮感舊之涕兼
嗽私曲聊當弁言

文帝遏慾文制菽序

慾貴窒周易之象辭慾反剛魯論之聖語慾必緣於欲
故生人有七情欲不制斯喜樂无節慾莫甚於色故君

子有三戒色爲害尻關得之先文帝過愆文或云道家
託言姑弗深攷然其慨乎童蒙之識開而卽迷成人之
材芥而不振大抵慕專少艾奪其好惠賢賢之心趨尙
淫風深於恆遊胸貨之習於是子衿佻達狡童狂且曰
佩玉相翱翔曰重蘭爲許樂亢歲月於酣寐蕤聰明於
土苴消精神於膏油戕才力於刀斧幽則干天地之怒
鬼神之譴明則貽父母之辱友朋之羞曰故厲深意于
淺言反覆而諄誠之論因果尙書之惠吉逆凶也論褒
貶皆煉之彰善癉惡也脊踰里所曰養廉恥嚴由徑所
曰閑禮義不欲弗施所曰行恕去私存理所曰求仁雖

曰神道設教實與吾儒正心誠意脩身立命之旨相表裏發明者故與感應陰陽諸文至今不廢也吾邑白生小梅工制舉之文爲時輩所許用目分章析句曲證旁通仿四書之題參六義之變援八比之灋闡五蘊之空不墮道乎不入禪嘯不飾綺語不羈腐辭兼灋語與與之長抹性近習遠之弊俾在塾者案置一帙文可目仵繩尺義可目爲鑑鑒厥意微厥功偉哉或其三復是冊反求諸身過弗憚改水欲就於下目塞者防之火欲燎於原目撲者滅之庶幾夜長秉燭不慙衾影之孤夢醒聞鐘如服清涼之劑矣

菰林類擷後序

自制科目四書文求士當則取否則擯譬諸迴靶就達
飛鋒向的單槓複筈賢知莫踰而大端曰理經意緯盡
之然或筆不達詞不副敗礫擾土闕蚬竅之正聲空舛
衍瀾競埜狐之禪嘯奚由探元於窈剖覈於衷厥弊所
極曰寒儉爲清室塞爲奧平鈍爲妥譴陋爲明陳腐爲
博至於枝梧其義嘗吃其辭抑又下矣吾友鞠坐謝君
稱顯家推慈匠制義中之蒲增層鉤與桑籌羊祜也从
其推巧多所正成閔斯云云誓願替救與門下士馮荷
舲舸月昆季晨商夕酌鐙鈔雪纂爲菰林類擷一編挈

綱領分條目次十六寫類七十門井井然麥而序裏裏
然燦而備焉於是宋君蓮叔馮君西卿序厥緣例從史
付梓余爲細其宗旨書於後曰夫振綺有集掇六代
之偶辭譚蓀名苑蒐三唐之警句芳潤曰漱瀝液是傾
操觚者流奉爲枕秘矧教令所繫曷失攸關闡仁聖之
言遠樵游夏代選舉之策上媿董晁嚮不揣从同同之
夙曷由操先中中之技曰故汎覽篇牘約收英瑋擇之
又擇精而益精冠園履方頂踵之制具飭崇牙造弄閭
婉之律鎔嗽摘驪頤之寸珠割豹胎之一臠披鸞菲曰
撝蕙羅孔翠曰翦翎擅辨鼠之能戢斷鶴之謂爲又襍

俎爲九張機爲星露華爲金釵屑列葍脩之斧鉞屑
學之津梁抬其賸錦靄香可目眩鮫市窮其千門萬戶
可目造鳳樓階梯通顯鼓飲休明洵无惑矣或謂分類
文腋諸輯已肩例於葍襲而循之母迺可已烏知彼略
而未賅駁而未純故而未新庸而未警故爲之廣攬翰
藻力汰濫觴若幅有裁式之玉尺惟繡有譜度與金鍼
枵腹者資爲糧中疾者引爲砭隨學力所近許緣指目
求端相題體所宜堪執標目尋準微特舊人文宗派襲
摺

三朝抑其正科第權輿輪扶四術者歟

月半山樓記

鎮南泰邱之境石連鎖湫靈鱗肩漈大囊爲衿細予如
髻其間有陰皋陽陵下窺上出環走屈于表仞踰十者
形如半月胡生鄂史卽曰月半山名之天孕特詭地脈
斯紐而其廬適咫尺相比遂取曰名其樓嚮之畸隱桀
士寤歎適澗每援勝槩署其機楫厥觴濫已生曰是名
蓋恍乎經營卜築先業羣焉俾子孫畊讀世守罔替眎
茲一卷恆如故物不夾窳乎若夫據秀傲坳浪翠腹養
心境所繫尤有深者樓在廬之南偏扶窺三楹歸而絕
傍俛眙川陁芳蕤耀宵屏之層塙篁木惟邃歛嵐姓沈

曠納好風公薦海濤翼動斜照收象皆碧奇夢不踟終
身相手何有軒蓋故生剗緝訕什況性閒慧敏鉢留客
鯽菰在槃抽弭汎商黿蚓能和鄭君抱簡尻然夾漈之
坐賈老臥節斯焉浮暉之閣抑生澂想曰淥紉裳有蘅
弋釣夫娛於物非狎城市閒往不傍卽還蓋目習者寥
悶志悅者恬約故復於鉛槧之暇處務戒荒招徠牧叱
晨犢驅早督帥嬾子夜鐙息遲則斯樓也其又蔡休明
夷白之室與王廌東守黑之地乎夫曰今東南警燧黔
首蟻沈華屋連蕢祇烏愁諱金粉之地盡爲鬼鄉其抱
池魚之惠齒寒之慮者掇巢密林貸穴窮巖粟布玉貴

豐難豫儲妻孥疣贅痛不忍割若涉颶浪万心一危而
生誅茆尋潛散景尚泰心辭久寢之摠耳譟蠻蝸之閭
藏釀斗宿積薦枕高則斯樓也又奚非晉陶潛之荅陵
源與宋种放之終南山乎於厚灑墨而笑桃華如簪抱
琴者逝萼蒲未彫元遊懍懍生始師之此山不磨此樓
與古遞世而後當必言挂機紉豆之浦攜尊紫石之岫
咀吮流韵睠顧煙霞曰念我君子者矣

蔬香館記

半畝蝸隱一廬蘭樹境因繁安味於澹永笑肉食者之
鄙寄清齋曰養廉吳子之曰蔬香名館也繁彼糝鹽茹

菜柳布衣之高風顯董佐茄王老僖之歟行擬菽乳於
羊腍美芋魁曰熊蹯灌邵續之園清不辭苦噉宗慤之
食飽何厭麗古賢末遐末世誰式而吳子慕惠師儉樂
隱茹潔鮑葵周非載諷其句瓜朋蒜友攬之爲傳藹藹
乎不塵閒閒兮自適傲弗受高間之布屨且約王褒之
僮抑復踏露掇芬披霜延秀飛有蝶至蘘荷半花啄无
雞來山籬一隣辨衛佐蹲鴟之注蒙控晚烹仝趙咨倉
鰈之羹鼎蹄胷采食或兼味用醑不速之賓蓄曰御冬
瓜果全家之腹處斯館也信足愜恬雋之裏而屏腥羶
之慕者乎夫曰子年尻盛皆身介富族竟能守玉存璞

正履立防潔華奉親齟齬課子出入大布徧衡荊歌
譌壺觴圖史尊俎殤澹絺之沼閒葺種鞠之籬企邵
平之閉門學樊遲之爲圃殊言領畧何所差池媿僕之
不文固由宣吾子之蘊也嗚呼半生豪寢槐東鐵嘯之
樓

君所居樓名

一帶清流門外甘溪之水

醉古樓銘

驚志名場沈而莫醒攤利爲藪昏昏其若錮夫夫也寐
不知寤曹曹焉委厥生殆甚於酒麴蘖而歿者楚屈子
曰从人皆醉其言憤於斯與寄生虞子處閒逸謝紛營
託興楮豪曰永歲月構樓宅旁如嚙如斗松窩屏其南

蘆漪演其北楸遲於上讀書而撫弭空景所納風麗而
日咲顏曰醉古知所尙已太酲醺醺羲皇之天清而无
悶周孔之道公其粕吸其液吐其澆輟其華可曰補神
明砭耆欲啐焉益焉若遊華胥化人之間奚而其不僂
僂邪飛埃网緣元氣四礪願虞子之弗他惑也爰爲之
銘云

皦皦冥冥若鄣於楹嗒焉喪我已潛其形天濯玉醺上
池太精不災不害夾醲夾馨迭晝夜曰飲酌知何言於
阮籍與鍾伶

丁豹卿詞序

丁君豹卿迴秀邁俗眇意匿羣咀嚙紫霓胎息青兕故
發之爲詞淫俗不染標格自妍足已嗣徽古音抗律名
彥姬有明月墮爲微雲狎等帳心索夢鐙尾麗豎難燭
美奴按箏无畫簾細雨之愁與香檀暄月之怨雛鷺相
語宵艸正芳吳煙一撓送小紅之鬢影鐵篴三弄唱侍
兒之竹枝君爲之引其纏綿導引紆婉若夫旺清角於
竹西移謔舸於垂虹斜易趙昌之屏白驅橫塘之畫高
樓不上疏楊已煠橘花又開關河如此古松尋蓬萊之
閣香塵蹴摩訶之池木末盟蠻虛坐起燕續溪山好之
韵翻人月員之腔大抵怡山川眷車笠懼鬻古式邈今

雖曰鵲濫堆遙烏鹽角絕而其尋源四始疏委六朝每
俗長短之言曰吐拚噎之氣循是已往彫畫曾窅肩鏤
玉心縈游絲已嫩腸撩煙采已華盼醒施某川之宿酒
送高竹屋之公颿延李蘭澤之落暉旺周艸幽之還雁
火復搗殘紅豆煨生沈火之簣寫上烏絲燄奪櫻桃之
段按琴洗研蘸粉題矜定堪發綺已媚豪流哀而淒魄
者矣聊抒惶引用綴簡端瘳骨可憐病我某蒼之楊柔
情不斷思君曾水之汙

森並堂記

訪我友沈衛於句章之師橋繞山一邨公城百里原陸

逖海其壤猷高廬舍夾河同姓尻半蓋自其祖朝奉公
扈宋高宗都臨安後卜宅于斯鄉越今已七百有餘載
椒蕃瓜衍厥族寢大或讀書衡茅不履宦途或倉囑服
賈曰纘先惠蒸蒸之氣惟祥噩噩之風是嚮焉有生于
中俛而特窆庳礎无棘渢葳言苔壁已古而聖新窆雖
穆而楹朗蔭曰喬木不曝楠燕之巢繚之清渠時旺過
榔之響蕪穢禁積則洒掃聿恆蠟飲散懽則髦卯惟序
制度之質近古栢園之貽在茲沈君語余曰此晉衛之
晉禪輩之所建也衛之高禪楚爵公自朝奉公曰下爲
十九世生曾禪輩兄弟五人長曰景聞公三曰聖聞公

又曰聖標公三公者力耕作于田次曰浩聞公四曰耀卿公衛之曾祖也二公者習會計于市散孝友而外曰勤儉相規處鄉鄰之間首仁慈爲性其本用植福迺專焉因之享受耄齡億游漫世蓋又公之季合之尋四百有二歲也方其養順告務怡怡一庭穿林偶行藤杖先後合席而飯蒼髯拂髻語少歲之枌榆稚子環旺商應時之魚筍老友遍招適天自安弥覺日月之永抱朴曰貴何知公卿之尊者英鍾於一家鄉里稱爲盛事故其時坐旣落成請名于族叔臥輿先生先生思曾祖曩季輩少同櫛沐厥厥惟宜構旣勑其業諱思永來斯堂之仵

非徒崇芸暉傲醉白也于是曰森亟名之曰爲始揀度
者在今繼潤色者在後克自建立奚爲非謝庭之樹詎
必榮顯始无慚王家之槐衛之聞于先人所述者如此
子盍爲我記之變迺喟然嘆曰觀弓冶之克繇可曰知
禮宗之澤遠觀門閭之不改可曰知子孫之守長空山
之松貞于其所培夜光之玉存于其所寶世固有弁髦
先簪數典而忘者今履斯堂曰聆君之言顧瞻族姓類
皆萬天之民仰眺岍嶓若來譬茲之接旣令我肅焉起
敬夾復返躬而愾乎其言思矣微次鄙言曰旂于斯堂
之右

周岷帆太史破戒圖序

已淺斟低唱爲懽娛惟多金之儉父俗醕酒婦人爲陶
寫迺失路之英雄若岷帆周君者抱穆之瞻舉之才膺
白也清華之選長安十載名不穢于歌樓樂府一篇誦
且熟于酒市无出禍衡之右何須搥鼓爲狂如來羊祜
于前僉曰輕裘其度此夾縣黎人握持白璧之操天馬
在閑壯金臺之色者矣維時一官供職千里攜家婦塵
廡曰安險挂陰囊而伴織朝衣整後眉樣晨商經漏聞
時肌香夜熨迺鵲忽夢聞敗葉之滿幽菡萏欲彫恹
殘蟾之到枕踽踽逆旅愴愴夏人因之乞假北辭輿指

南丁攤衣上馬首憐黃口之蓬倚軾旺塲淚洒蒼頭之
背此君心之所由拂鬱也旣返里門奎昌告陷連一互
之燧火阻再公之舟帆于焉執筦輸場襄籌餉政狐豕
方防其外突蠶蠹竟起于內訌蓋合加耗已祿縉則佃
農聚其怨毒素三引已權利則茶戶肆其踴陵于是朝
歌之歟已開興霸之羣與橫下菰城樹畫有梟聲浮玉
山靈夜生雪氣水將滄庠而客盡迴車虎未入城而市
先閉戶官則若蟻之旋磨民迺如鳥之避彘而君則假
衡陽之一符策令公之單騎衝其樞穴閤白梃已驚疑
感已片言脫紅巾而羅拜雖幸持謀鎮定弭旤倉皇而

一思渤海云亾遍激持鉤之患潁川不再大開負眠之
風又君心之所由憤懣也于是有破戒圖之作焉假手
丹青寄形幃幅曰沈酣者酒首此國之外无旨曰繡綺
者盪愁是鄉之中願老觀其置小紉于膝上浮大白于
掌中楊柳牽來一身亂絮醉醺醺太滿地狂香煙一閃
則沈暎于杯心燭再繼則掾潢于屏背欲封翹部華胥
之友能來特做荅城蓬島之僊要住胸襟伉儷色相空
霸正不徒慙平子之贈瑤而慕酈生之按劍矣然而長
史之書无非元氣東山之妓次是蒼生奪目文章證南
鏡迷離之態救時經濟偕當筵錯落之籌釂丐殘慙于

江河豈種媚人之桃李征南非惡客何妨尊倒高易司
馬迺名臣次復眷深華鬢盛時難再莫負釵鬟此樂須
豪况多屢塊本不必戒而又何破之足云也若僕者半
生已癡劍冑泣聲一飯爲難甚无舊色陋子桑之門巷
貴人之車馬不來晤老杜之關山仄路之荆榛已滿衣
惟飛觴之樂謀及菜傭懷袖之香付之粉蠅不求醉醒
唯恐宵歸信乎見明月而始歡非離騷而不讀者其視
君固何如也

虞小林先生繡幕圍香讀六朝圖序

逃佛于綺窟伊淨女之妙容首蓮綴華於麗篇惟才士

之治想迺雌非薄魏晉未必真能讀書抗衡屈宋庶幾
許其好色若夫匪正弗暱避妖嬈爲蠱巫論學必樸指
妍藻爲狂藥彼烏知彤霞綠髮本元氣之精液朱葩翠
萼實上造之淑靈小林先生思鬻古懷心造豔福選眾
婢曰寸管誰笑其空集羣公於一坐如接其袂於是乎
有是圖之佗其圖也曲廊九迴橫闌十仞地蘚藉綠點
目花片之紅檐梧交青露之天光之白無人之院半石
半水有燕之簾或蒜或鉤迷離其間嬈嬈咸出行列十
二之數年皆三五之間睇者星流笑者暉揚步者風翻
倚者雲委素者雪潔華者虹絢弱者露恹豐者月瑩有

如乎六朝諸子之文劉哀陶悅顏清鮑俊謝秀江整徐
閒庾雅不名一格各擅所長而咸臻乎妙故得其文之
一體者可曰歷沈宋並世之名得其人之一鬢者可曰
奪蠻素顛所之寵而況如央盡羅江珧大嚼在人方疑
爲摧情伐性之具而實皆先生推波助瀾之資也則是
先生手披一卷踞坐中堂遣之奉盧瞿注銅葉揚方麴
下衆鍛研烏丸垂金羊酌可準宜揮叱如意其惟按揉
金粉織錦繡於寸心噴薄黛脂發光采於寸楮霏霏而
灼灼翔翔而容容信爲耳目外之彰施行墨間之材料
乎至於下而翠者有幕幕皆瑠璃空翠金鏤雲母夫容

紫綃夾如所讀者極十色之瑰麗上而裏者言香香則
迷迭蘇合艾朶石葉都夷唵以又如所讀者備百齎之
綢繻而先生且曰爲八代非衰无藉昌黎之振十年許
鍊未妨平子之遲目故擷三唐蒼艸之精神豈但買金
釵曰娛老標滿紙丹鉛之甲乙何殊持五尺曰量才羣
豔分班定收羅于秣陵江都之地一篇脫手可立幟于
開皇大業曰堦而猶有續紛之子怡擬之人退而讓先
生于私者則是鳳毛麟羽曰推至龍涎驪珠之類皆天
下之癡物茂陵扶風曰下及樂城南豐者儔皆古來之
妄人矣井蛙不知天地之大夏蟲不可與語冰信有如

是大意琴孝廉先生之令子也手持遺卷來索鄙言非
敢曰是爲曼倩之好謔與子靈之解嘲正見一品家
目十院貽詞姬徒羅南威函子而目之奉行尸卽李長
孺之充棟三萬軸雖有正檢金泥知適堪供饞蟲也

復莊駢麗文樞二編卷四

大梅山館集

鎮海姚燮 某伯甫

墨林如意室集古印錄序

粵自鳳圖黃檢曜赤帝天王之字烏巢正璽援水滅火
盛之符元龜倪頌幹蠱平苗歲星實精祖龍閏統淪醜
鹵伺窳隧改鎔鑄遭磨蝕兪如耶索靡攷靡徵若叩金
典午已還示信檢姦所制浮湛人塵尙堪攢撫已家明
經六榆先生菲琴滄畫裒研影鐙心澈澈波目炯灼電
剖黍折米綜架鎔架繡染乎葩之林芒熠乎珊之海標
舜曰緯史厲物曰求文集古印錄之編洵侈且燁已其

質有古鉤擷青霏頰煉赤扇牝冶牡陶踰范鑒礬山正
剽鉛水銀陳其鈕有若索若橐駝聳虺蜺印兔偃龜承
瓦珮鼻運環覆斗獅子辟邪其體有籀篆螭匾縣鍼曲
弩回文急就五當四疏縛回鬲云嶧山石鼓結構增減
章瀛盡譚爰攷地理則有樂安中山京兆都亭巨野武
平彭城橫海分汝南爲弋陽置隴東於扶風五泉改於
金城下相屬之邳郡靈陽惟馮翊之鄙設栩實同官所
隸於歸趙辨劉曜石勒之僭於關內剛尻京无邑之封
可呂證祝穆之方輿翼樂史之寰宇爰稽官爵則有千
乘之王廿等之侯四代之相鄉侯亭侯率百十里太守

掌郡秩二千石都尉家丞長史令長領職邊郡分暫軍
府率譴征虜權興鉤町軍假假侯皆副貳朱伺綏夷
加自部曲永光太常出爲奮釐目及强弩虎步冠軍繡
衣路蕃騎督桓溫駙馬張越別部楊駿殿中夾可目注
官儀附六典爰別制度漢率五字出目足文元狩定其
寸分建釐序之爵秩女官佩紱下及貴人掖門災符司
諸衛尉魏惟鄉公鄉侯爲尊晉分郡公縣公之次奉國
契丹之所署親魏倭王之所封十九列臣之頒六軍辟
仗之物畱守有給同文是職迺嚴行使出使之防或勘
出庫入藏之券又可補杜典馬攷之闕參文寶隆夫之

書凡若庾信之論王元沈炯之言石趙嗣秀王之表龔
呂苴荝劉禹錫之碑墓其邦族罔不記華而錄粹摺繁
而羅朱至於易名呂字別公爲私用呂標識書畫封緘
牋牘甲乙文字抒記年月次復腋聚弄藏眉臚攷索秦
循之印志於類彙米黻之章述於畫史梅庵雜志溯源
陳韋周氏臧齋傾心鈎閣職是例也若夫五利大通之
鐫母天地后之讖一土三田之謎七孔九州之文天雨
戊丁石函青白普迴改字寶應紀平衡山魚剖飛霜鼠
掘贖跡謬幻衍名受欺造范亂漫繫鹿代馬若鄭文寶
援陽易之論楊用脩曰迷惑爲譏先生均无取焉因之

援故證制敍代別門擷其斯邈之簡衡曰慮僦之尺韞
蟠龍之櫝護銅塗之套飾靈飛之綬繡蘭金之泥僊蟬
衣蛻雪鴟爪畱天宇赧燦潭心月綺鉤畫若鏤圭稜不
磨足曰助后山之譚佐嚮昭之說參清溪朱行先之典
摹臨川王順伯之圖非解綰所奪不必沈淵或錫鐵生
芑允宜辟崇雖長樂孺子闕於渭陵之幽局而九老僊
都可駕宣繡之故物也

大乘正言序

夫曰常靜御變機譬網之持綱曰湛宗燭元奧猶月之
在潭虛津何浹不能迷三昧之寶筏大覺何路可曰馳

五衍之安車悟化曰心轉偈曰舌舌有斷時而濃華无
停輪心有舛時而霸源无涸息故叡之序大品肇之論
不遷支遯之讚文殊慧遠之銘佛影或標功惠或宗契
神或原離垢或探沈冥其寄同其趣一无滯諦无礙義
也天台因捨文墨爲緇通聖理於佛天龍眨眼席爲
盲氛塵軌喧耳避爲苦籟住智鮮契息形侶亾不詮
詮无妙皆妙蓋其根緇穆曰踐始守上默曰俟成植性
禾曰飮神握意杼曰織慧閉塞若已竭倏闢爲清淨吉
祥莊嚴諸天瀆界之超枯朽若難拉忽噴爲多羅偃曇
曼陀香雲花雨之麗會五宗於一律納三輩於六通洵

冥立之匪闕衣員對而奚遜此大乘正旨所由作乎覽
其體要厥端有四一曰絕枝梧兩曜遞儀何嘗背五緯
之衢四瀆行輿未聞淆百川之支二曰汰空妄沃焦皆
海楫僊何倚曰爲樓太寥无階升天何緣曰爲級三曰
祛兪誕書始唐虞循蜚曰堯无紀經志山海九兪曰外
无文四曰辨疑侶革繩雖堅不縣无紐之鐘剗刀雖利
不雕已朽之木枝梧絕則持正果而不遷空妄汰則踐
實地而无恙兪誕祛則返初性而有據疑侶辨則闡信
化而罔移夫如是者愛河欲網不能蒙其研鏡也幻塵
野狐不能撼其鑽析也妙臺智殿不尋之於冥符也火

珠金匱不索之於蕪漫也所謂體覈涅槃而誼絕煩亂者其庶幾乎咎者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一編撰緣記詮名錄總經序述列傳次分四門而是錄實裏裏之蓋投胸裏隱綜全藏曰逮津梁激濁揚清準指歸曰抹殢末其揆一也且夫谷風不蘇菱根之樹驕易不燕殘雲之冰轡輒稱槩斯策棧而高驤毛羽滿翮迺聊霄而遐舉則是錄也若鎗之引暗若輓之策疲能括乎伽藍舍利祇山給園三千大千衣鉢之所傳而不嫌乎簡能統乎達磨瞿曇圖澄羅什五明內典譯文之所布而克刪其煩則月婁日旋既渾包三菩提无上之言而金照瓊

振茲囊括十六會般若之經誠何媿釋門之程朱與禪
宇之皋稷也哉通核其文凡三十有二卷其爲言二十
七万有奇分門者四分子目者二十有六云

高鐵珊香象廬集序

靡於志者文頹弛於意者辭汎剽於情者言飾局於才
者語虛猶詡己曰誑人竟吠齕而躍堦今之曰能誣操
名者其一也漢唐羣子未設方模圓範已囿後世而優
施登壇喜竊裳佩東家處女嚬眉效妍喔咻不羞姝足
引哂鐵珊高君稟質疏慵持體憫遑芳願絲結滌采於
囊茹玉氣淵衷寫韵曰琴枕元妻匙偶盼睐自鳴方壺

峨峨疑已培塿結巢尻侶供童子師蓬蒿之蚓誰識其
爲宋臆句踐不聘孰相信已區治其所箸香象廬註上
搥風什遠攄幽經敷顯志晦眇與讀者揆所習嫻綜四
譜焉嶮而蟬埃不緣超象存立風林葉鑄唯其志九坂
曲窅蟻抵厥邃娟蟾枉漢太清濯裏唯其意婉思鬱翰
煦襟魚魚霸游焱翔已竦龜鮮華露咀已淫鬼唯其情
連汴絲匏八會充臍沒縣於今淪簡於古縱轡煙霄揚
檝藻川惟其才而又拓建安之臆辟天寶之戶心其眾
心噉彼羣啄標穎已孤杼掃翳而弗費高君之訕婢而
莊詭而正者也知家焉而渡河後將闢焉而擊海用媚

俗耽蒙知其難或且已昌谷之犇怪並川之縱莘相擬者灰昧矣然而干將抽劍而舞要離奮臂而行吳市之僮有不走而僵恹而蒲伏者哉服我弁言庶遯其言

楊西明小峩峩山館集序

文派之沿若濯瀆之趨瀾變遷日已異而大宗清奇華澹盡之其清者商秋延籟皎夕攬輝至爽能汰大澂不滓求其輓叱雷電粉碎虚空騎九天之亟虹吸羣宿之困海則未習也鋪啜太羹斟酌元醑不甘所味而於滯領聲誠澹矣設有瓊珊珠蠡貝幻嬰珞璫瑤瑤現天人寶相因不誹且笑者惟小峩峩山館一集兼而咳之不枘

不阿技進乎術矣君家吳山濯肺間層樓面聖湖幃案
若沈緣松篠屏障風月主賓六時旦莫鏤鐫精采嘯壑
犇雨天笏揮雲日寫其壯孤塔鈴語橫江雁飛日助其
幽晨鏡拭奩穠荷朙露日濯其潔君惟慧舌吮咀靈腑
浸淫元象在眇與接爲構深情一徃无滯不通所日助
君之才弱不自食躑躅行路疏篷霜襪破靡雨鐙弔景
夕葦望鄉天鳥撫潘安仁之鬢望阮步兵之途登王仲
宣之樓寄張平子之怨含噫抒鬱紉感成吟行自慙已
因之延世攬變習險制夷太阿斂匣不炫鸛鵲之光驟
駟俯樞常虞坂棧之隕山川鼓導友朋資輔上藥思隱

疲驢閃停又所目勵君之學故發爲文章而清而能奇
奇而不詭澹而能華華而不靡不詭不靡而又非索索
爲清守枯爲澹則君文之崖略也余少好弄壯不自立
頻年飢驅楊朱歔泣天門蒼蒼虎豹据焉六合茫茫
蟻驚焉其將浩浩落落若大鵬之乘化逍搖邪抑其泯
泯汶汶如閒驅之與波下占邪五紱充笥不可已被身
八珍在廚不可已適口惟狼倚狽惟麤憊君庶幾同
調也持是目往滄海納粟何論乎百支之滙龍門可踰
何畏乎天漢之源燥柔中萬弓手兩調宮羽應虞祝軌
於協則遺將幾乎神矣他年握手必有符今日所言者

陳桐屋明經賁明集序

戊戌至今余三應賁官試而桐屋已七年不歸質所學
眎誣四冊曰賁明集斐然成巨觀大抵寄興遊覽曰外
閒情之什什之五謙會之什什之三於序吾嘗自悔也
少年忘檢束避禮灋如檻囚好宴娛棄精神於營蒯貞
繁就泐風雲不還嗚我者曰爲司勛之狂瞿我者曰爲
湘纍之憤抑復高意气好結納車笠滿天下標榜雄一
時姓氏耳習恨不見我練楮目遴疑爲古人或曰文章
壇站相尊或曰弋獵科名爲勗卒之年及四十兀無一
成百感紛來唏噓曷已今試與桐屋載百瓮酒纏千金

裝招蟾代鐙慘磨爲地徵遼瓊夜霽壁之花露墮揮叱
並釵列屏之鬢雲攤合歡鴛央之曲題於畫襟可憐楊
柳之枝影在羅帳足使六朝无色三曲可封心蕩不留
情至忘夙然而宿鏡入裏眉有蠲蛾短春隨夢罽比病
燕遺鳥之徑倏焉蕐掃倚袖之闌黯然苔積樂已兆怨
淚不贖娛我曷敢謂桐屋之膏膏弗悟也更試與桐屋
鉤索各流綢繆時彥佩吳季札犀利之劍賤李謫僊結
交之行邀來清風贈目明月發肺附於杯酒灑涕洟於
片言不特此也廁飲啜於金張之堂攀殺四座通姓氏
於邵李之籍上書万言於焉費墨若鴟積案酬倡之什

投刺如葉停門公卿之車孟公投轄匙此雅裏晉明萬
錢猶恨儉率然而揆親疏於顯而揖讓之習等優施競
長短於微而利害之關生媚嫉一旦急難所托裏足者
多且復窮愁之端識心者少我曷敢謂桐屋之涵涵風
覺也且夫徵一心即可明一理太虛本无翳也識一客
不如讀一書古賢多可徒也矧桐屋璞玉在抱不守將
自鑿良駒在廐好騁將自顛故出當爲有用才入當盡
吾生事唯芻豢是戀豈爲丈夫苟進退不知何目行路
嗟嗟桐屋弱婦在室夢依昏風之罵老親倚門目斷襁
河之雁而猶是躑躅雨市得襖塵邾酒何妨醉未肯暫

醉瑟無人駐偏好常撫豈真偏憶傍欲匿而岡伸聊偕
聲譌之猗曼曰逢其紆回不盡之致邪不然始權奇密
汨極不可發姑从賓侶之敖游曰憫其宋寥无何之况
邪吾感於君行將歸矣庭有蘭不厭其不芳可曰對文
君之琴澗可釣不愁其无魚可曰棄馮驩之缺猨簾自
酌別有其風月得句偶佳告之於猿鳥无羈苦之感其
意然后閒无搖蕩之憐其身然后逸桐屋其能从我游
乎茗雪之水漣且漪子桴子艇大梅之山幽而邃吾結
吾廬他日重逢或在蓬壺天間其揚霓旌孔蓋之輝太
可知也不則煙霞世外竝成鉛龍頰虎之鼎次足樂耳

蓋吾與桐屋形影相弔不辨人蟲放恣无歸同悲身世
安欲作曼倩之諧語抒正則之牢騷憂有所抒辭難竟
默天高地厚得一日之食息皆恩水往雲來任万事之
遷流隨化桐屋其亮此言乎卽曰爲桐屋之集序可也
太白樓秋眺序

東海生曰下第歸舟泊任城太白樓下偕李君榮庭謝
君鐵卿登樓謁公與賀公象慨二公之謙斯樓去今已
千數百載而生得目跡之偶經履公所履之地不致訛
然又不能已於辭因述耳目意興之所寄曰序之曰今
日者天濛濛而風泠泠也雲下翼而鳥高飛也何使我

蹴立无倚而恍有思也又使我凭望移時而不忍去也
惡虐黃鵠一舉隔巴山兮萬重明月不來愴美人兮終
古淒水泗水漪仞曉色晃山嶧山黛猶昏時河聲過城
直到海上榆色橫塞遠見楚中惟弗阻於所觀而目轉
凝小無可聞於斯世而心還悔豪爲之歌天姥之吟唱
銅鞮之曲兒童在下笑爲癡人燕雀拂弄若枯木郎
汾陽平生知己今之於我也其誰謝宣城五字新篇我
之服公也猶是黃金揮霍之地埜麥成蒿白日蒼莽之
天亂鴻如鷗時乎不再憂從中來難問晉人矧其過者
然而積習有滓且資痛洗於清虛小醉終醒何必提攜

目樽聲天下事不甚了了付之煙霞古今來其此茫茫
閱者花鳥得樂且樂莫負良期欲行未行聊竟曠眊迺
復高敞檐牖下俛州闔一塔飯孤鷹聽鍾語万家瓦合
人雜犬聲無邊太駟來攬落葉不盡芳艸未照夕陽灰
足瞻風景之靡常而悟時序之蕭變也已今夫登維揚
之蕪城感襄明遠過夔州之故驛傷心少陵義娥迭馳
不駐於穹坻車馬一逝貽笑於鸛菌兀兀采石鯨闕落
磯之星荒荒夜郎鵲啼戍臺之樹况自公讌游目徃豈
无著宮錦袍挈金波酒高筵對嶽移梁父於几背佩劍
颯爍摘墮爲於纓後敖賓朋之盛矜富貴之隆於豈變

子飛觴倡女撫瑟尻然自俠挽羽林郎之獵弓率尔獻
才續楊叛兒之樂府蛾螳遍宇疑滄海可蠶鼃匿池
視大團如笠然而白楊在眼鞞道爲墟烏鴉一啼戟門
已墓不如斷綆隨汗漫已爲鄉讓與閒鷗宿菰蒲而无
警興言及此輒嘆奈何後之視今如是耳已遠鬻亾斂
晚景轉激再擇別公解纜南下

遊光溪諸山記

辛丑之冬十月十日楊君二如過余蘭江廬宅約余與
余弟蘭仲爲鄞江橋之行遂得攬宅山獅山泉響巖諸
勝是日也天濛濛無翳氣煦若膏楚謳頻聞田功方畢身

可矜御人多杖遊爰自百梁橋之街取道鮑家堪之畝
景未與接妙已紛引禿柳當磧偃爲曲梁新蓆在波嫩
於初葦葉色霜紫時墮於袖間溪響玉清遠出於樹外
剔密棘曰尋徑屢眩樵跡憩孤亭曰延眺惟見亂山迺
自縣發之邨抵乎它山之麓晉唐太蘇鄭令王琅玕疊
石置堰治鐵鉤梁豬二湖洩三碣百港咸免其淤塞七
鄉无患於渴鹵至今農喜其功民被其利適其時入廟
者奏迎神之曲歛賓者協歛邠之懽京都之戲列敝士
女之聲騰沸而余則淩土巘緣石壇謝塵喧延天爽紬
繹魏峴之記再諷應燭之誼林暉浮浮其欲沈川鷺拍

拍而來下堤沙忽灑水艸與糾磴薦就枯崑乳相潤宋
无由竟竊不可窮惟淳然曰下深而蒼然曰上邃蓋似
流破碎挈其領綱羣壑宛延至此鬱結也裴裒旣久還
涉狒山依阡拓垠相石導路橫及半軹級可一弭踰轍
轍之重岑闕琤琤之窕岫銀杏鎔曰烏相枝爲綺交紅
樞閒曰絜鵬氣佗麝郁俛空潭之底疑鞭蒼螭曰負日
跨石瓴之頂恍騎青虬曰摘星遠澂媚大闌之赧迴森
拂小晶之雁木阜二十四峰歛煙侶花蘭互三十六灣
繚地成帶冲虛僊蛻顛倒女蘿眩乎蘭臺冷然禦寇登
斯山也有不止華蓋冠部軒癯松爲準繩太微尻垣拱

蹲巒爲台輔者周昞云恣循麓東下陵茵齒布巖櫨翼
張茂喬夾梯文灌東岫縋幽元旨出朗緣紆窅而得平
有石千尋下插沍澈古曰佛景今名響巖巖頂釜劉凹
紋衿折太古結鍊宮鬟攤螺謂有鍊髓之上真藉仵植
神之洞府亂擇結縫紛於蝙蝠之衣纖藤冑樛疏於蠨
蛸之网水裾疊練搖漾鏡心鐘籟奮潮鏗豁天半或其
漁山而樵水鬲无媿爲畸人儻許振衣而濯纓得於茲
焉辟世又之而東則爲洗馬池爲高尚宅賀秘監之遺
跡在焉回思解組已辭榮拙參已投老志逸尠俗惠韞
彌粹胡爲深穰釣渚漪淺鳬飛故里吟堂園荒蛤吠斯

灰白衣長筵空裏嵇山之筠青牛不還在感崑山之玉
者矣因復之觀音菴爲惺惺之地鱗螯高絡薜蘿暗扁
魚響粥初寮靜茶後壤衲鉏鋤之菜爛犬闕破籬之
柴寒蛩未蟄爲向夕之啼冷蜨已瘦伶負暄之舞篁雲
流乎藻井佛容皆青松瞰射乎齋廊苔衣忽赭殊得禪
悅若與世忘相偕詠歸各極陶鬯若不知林煙之就暝
嵐月之早升也且夫造化孕育隨境構奇吾人遊觀卽
心存趣趼履所及每越恆蹊視眴已違不无餘慕冀訂
交於猿鶴譏耶摠於苟營洵導賞而知希允尋眞而悟
罕矧隻雞斗酒曾止陶朱公之宅良田美竹復挹葛天

氏之風則今日者不誠延清披朗藉滌積習之塵坌餐
幽餌深一踐宿因於泉石也哉

遊南池記

泊涕上風不得行相與遊南池唐工部杜文貞公遊謔
賦詩地也繡城平帶大河互衿殆猶在山不知近市維
時鳬岫片綠嵐歛自陰涼川斷煙風移到院柳如人袖
背倚朱闌松比畫幃斜挂藻井素荷能語商酌鴛央之
巢黃菰未殘嫵娟蜻蛉之宅澗仵瑟籟靜宜坐旺雲皆
玉姿輕可步拾棋簞張而蘚露掃詩幔卷而林飆來三
山壺嶠之宮鳳翽惟采六朝金粉之府蟬蛻有痕香生

扇初夾抹麗日西徑影動紅外裏薜蘿日當梁於是鶯
枝視紅披鼓躋碧緒陽亾射專爲的華煙氣不棧鬱其
太古笑酒者之將醉伫殘女兮未來釣石俯青猶袒僧
之无衲屨廊控翠若舵樓之在江迺循蕙風之亭爰謁
少陵之象朽窰之網白日蠹遊霏礎之劫涼宵噓語碑
偃覆地不知誰氏之訕鑪冷積灰已无宿年之燼僕也
蓄千古思供一瓣香惻愴孤衷奈長流之已去頽叩万
里但隻雁之歸來九縣已蕪三川竟塞新安石埭哀痛
若聞涪水夔州窮征此繼鏗鏘又字後有仵者何人汎
濫三唐公獨持其正軌託伊呂於伯仲矢皋夔日歿生

歆蠱投泉屈原已矣抽霑擗日林甫胡爲遊斯地也則
有鳴啞欲虛不能自己於悲弔者遂迺偕茗代奠賸北
征諠曰侑之儻有桂旄自天而下願執羔幣擗公佗師
園丁促歸餘子興份一步一顧夕易不能攬衣此際此
情孤燕庶幾同調因登舟翫燭記之與遊者客凡四僕
者一時道光二十有四季歲在甲辰六月三十日丙寅
也

揚州寄湯海秋郎中書

自與足下別河行五十餘日抵清河已夏末穠始矣管
斯行遑沙艸未蘇欠漸橫蕩老木柴立飢鵲集語荒率

之象曹機俟回茲行復經晚荷花明亂柳委地輒徑皆
緣邨店盡開跼行而過算不弛囊息擔祖卧土銕之旁
踞坐葦簾之下搖大扇注巨瓢懽笑于子酣歌交錯僕
與二三同侶大來停車挈錢假憇其地而目心目所注
一侶蕭瑟寥落之况什倍於公時所歷者何也夫由晉
而論離家日遠由今而論去家日近昔之象凋悴今之
象專榮宐乎蘇蕩之情多於惻愷之思而不知滿意而
逞者其氣盛雖狎冽風愁雪之海而不奪其心失意而
返者其氣隕雖涉佳山麗樹之鄉而莫娛其志境目遇
移之理微足下喟能喻之逮訪孔司馬宥函於河上之

邱孔君喜僕至遣走馳簡達招魯君通甫吳君稼軒越
宿二君棄簿策至娓娓諱別後事日盡繼曰爍爍盡日
出然後各假寐日未午起復譚益曰新知三五駱驛傳
譙拂我塵襪飲之醕醪蘸墨寫詆掃風竹影於麝笑響
徹衢驚驅車者之耳既班彪之喜遇尹敏復山濤之幸
逢阮籍彼微傾蓋之樂此申投轄之誼相畱五日何有
飢渴大忘疲勞抑遏曰抒風雨皆適則又一境矣時孔
君曰燕山話別圖示僕蓋孔君於戊戌官刑部時魯君
吳君與潘君彥輔同寓其宅於別時晚溫君翰初所伴
若張君亨甫梅君蘊之皆有題什是時僕與足下夾數

數於彼過从朝看珠市之花莫沾天橋之酒狂不受中
貴絡繹不群巡尉呵雖身世多牴牾而友朋之樂夾至
矣此直六七季事耳至於今潘君逝焉而若翰初亨甫
蘊之諸君亦皆身无成名慕有宿艸披圖感喟又曷禁
與宥函諸君遙憶足下之遠隔二千里而不與其今聚
也僕因爲淮南感逝圖於後葉落復生已非故葉萍梗
而聚不盡舊萍聞諸足下其亦當黯然而悲潛焉而下
涕者乎抑迴思此行入都窮巷騎櫛寶侶寥落其屈於
幕府謀旅食者煩操刀於牘劄不能頻來其有官守職
者劬資應於公庭竝不能恆見益其朱門投刺東趨易

阿之筵黃金東車圖踐梟簿之局且不暇已何暇乎向
暗光黝澤之士對塵案而索苦蒼乎而惟足下與魏君
默深不日筵脔者視僕一日不相見非簡招卽乘至食
必與食聞必與聞時无旦莫不閒形景恍有鬼神旁役
啼笑陶陶其趣乎洩洩其文乎所云言鬱郁於蘭茝志
婉變於璵箴者有如是也夫擊轂競轡之地大半勢交
鄰牀比店之侶盡曰形合或縣鏐詡俠圻者蟻來或有
意干求寒暄周緻然而勢盡則絕形離則息鏐竭則枝
意滿則去甚至中路相逢視若未識小怨偶結戈矛向
之此僕之在都所目閉楹跼守不多詣人宴會之間循

循盡禮而如足下惠莊之無忝楊惠之特知固未可尋
常綴飾求也及聞僕將南下而足下與魏君置酒城東
之樓爲僕飲饒維時溽暑未甚小雨灑塵鹵山挂平陰
欄柳枝拂平易牖缶酒之氣蒸浩落之肺腸狂歡之聲
集鄰園之簫鼓俛子竊語於別座庸保指笑於壚側殆
曰爾我之形跡其爲龍爲蟲有不可遽測乎任万事之
勞難竟於億萬載但天地之大僅容我兩三人此大貶
螻蟻於睫而曰井甕自尊喧鷗雀於堂不知大鵬在上
者矣逮乎欲別且復握手裴裒深辭要約去卽千里重
爲半晌之留擊語无多可下千斛之淚足下與魏君其

所周章乎僕者若是自今追想心骨俱鏤時不再易恍如隔世卽由足下思之將謂離合之常邪抑曰爲人生之不可多得邪今且別宥函諸君自淮而之江矣後時面背同此縣縣始知古人敢竺道誼及見而砥勉良會娛悅無使其失時信有自也僕行此騷分當潛制侘傺屏念榮悴尋仲連於海上抱瓠巴之遺琴汪洋恣肆與驅鷺長逝否則師赤松子友梅子眞空山躑躅偕麋鹿已放游未爲不可然而未能也上有白頭亟老之親下有黃口未成之子賃屋而住歲或三遷宅蠹殘書煮難救餒雖不辱王孫於陌路何由肅仲蔚之門徑佗字乞

米縣標粥文輾轉隨人日延歲月始仍未免焉艸雖芳而淒之曰斜日松雖勁而摧之曰厲飆縱匿孤心難爲持制矧僕又卷施其中蒲柳其外書盈尺而祇堪覆瓿年四十而名未籍通求其安年適月作達人之觀褻槩握父爲志士之介又鳥見其能之也夫入而媿家室如此出而負友朋者復如彼百息春杵曠誰與言北望長雲渺焉无涖美人金錯遇君子而始投湘霧佩蘭惟大夫能辨臭知我如足下故欲贅累其辭往熒清旺魏君曰外幸弗謬曰示人不爲賤子藏拙也時繫纜維揚殘月橫柁疏星漏篷莎岸縣蛩來助悲語單衣竦涼若有

露霏倚燭俄延耿不成寐巷櫺隱隱警羣睡而不醒飛
鴻勞勞影孤影於天末此情此景儻忝在足下夢寐之
中遙遙相感者贈茵在袖流芬彌衿冬夏有期甯忘故
轍謫自樹立曰保令名伏旺於艸茆與有其光寵也金
鳳代運珍重万千眷我魏君其斯懇懇

蕭山縣學明倫堂古柏記

吾邑袁君楫山爲蕭山學校官余來蕭主其宅宅鹵明
倫堂堂之庭樹柏八九樹一樹在堂楹稍東蟠焉聳焉
鬱悅焉殊眾柏君指之曰宋植也攷志乘學徙於宋高
宗紹興二十六季明倫堂左之柏相傳植於其時相傳

云者擬辭也。无成說可據。然曰爲百年來近物。當又不
然。柏之形結根若髭。栢迸之也。虺攢圓紋爲拱。羸倏
縮爲癭。橫迤爲絞。葛芘庇无定勢。踣而哀曰。薺徑數圍
去地洞脅。佺槁色。剋然虚其中。赭而黝如。宿穹之壑。再
上數尺。離爲二肖。斧劈。痕隨肘出。空隙漸上。復漸糾糾
而插。塹不可目。復甚迺拏爲龍。挺爲虬。而爲叢者爲駢
者爲楔。爲柄者爲喬。者爲句。樛者狎獵。四出曰相茂。飢
靜者翳動者櫛。參交者隱互。斲者拳曰縮。夾有悴而菌
蠢者。且不莎而不蔓。蘚晨旭軒扈之。夕藹崑吸之。質晦
氣弗孤。桀无儷。吁何魁瑰哉。夫此堂爲此邑。隸膠庠之

彥相與觀奧狗業驚惠藻行也而此柏特槃鏡之持
拳拳立嶽嶽如忠毅臣植操者固復高其亮節如耿介
士榮脩映蔚導息淳淑如醇經茹羹中祗發爲至文
表的峻抑穆穆乎淵冲揭揭乎貞且峭又如端直鍊要
踐理貫學爲儒林賢矩或信爲宋植與惟是邑宋多君
子若於越州若張溫夫若沈公持若王散繫張叔楷若
顧彥成孫天休徐正卿諸公其嘉冠燉履竝克引榮揚
專旨昭卓於今而猶柏之不蝕飄霜不摧斤刃士登斯
堂撫斯柏宜惕惕已第云壯厥觀苟環坻曰蘭猗與棣
締紛纒流英幡纒含葩娛賞者曰爲柏之蒼樸醜古万

萬不相及譬諸媚世之文信足邀浮名博寵祿然不瞬而凋腐矣其恃焉奈何天下多凡卉少靄木人易於爲凡卉而難於爲靈木範斯準斯庶幾罔媿乎是柏哉袁君曰子言誠韙也而樹才如樹樹者則又吾之責也迺任子渭長圖其容羣鄙言曰爲佐靳

魯瑤僊永興集序

蕭山爲周蕃籬地曰餘暨曰餘衍名曰伐戛越季漢孫吳時始曰永興隸揚州會稽郡屬秦望扼其秀鐵幢衛其雄槩提上游東南一都會也自來甸陸詭閔者生才必翹茂地靈人桀之說非誣已癯行目外重在文章記

翰之餘流及謠詠故正始遼變之道雖云託情攄抱而
因韵想佩穆如清風太史輶軒用茲下采矧在桑梓習
聞故言允宜蒐薏簡曰敏響凭燕几曰彰獻然難爲薄
典刑眇古哲者語也魯君瑤僊靜含先生之曾孫先生
本會稽縣籍分支蕭山故瑤僊爲蕭山人瑤僊卓思耽
精寢饋元訓遠躡上軌志存曜藻迺權輿於陳氏蕭山
明詛選下泉毛氏越郡詛選商氏越胤諸書輯爲永興
集若干卷上始晉代遞及

盛朝五緯服分羣宿燦列削牘而襄岡慙揜括夫目覩
芳穹匪喜擷陵茗之華按珠窮淵不避虎祁之怒極於

故邸壞壁冷擔零縑積筐棄卷夾綾斷帖算不拭黣而
錄綴蝕目求厥心婢矣而功則偉矣有若元度鹵山醴
陵筆驛總持遯趺鼓琴自娛元英先生相羊雲水譬之
屋脊如薺靈光歸存空天鶴飛塵下皆見有若鄢陵世
家不重蟬冕蘿邨大隱卓乎清門上農結社於道南貞
素遷材於新息佳初縣著私集版存譬之綠駟赤駟康
廋並騁桺鵲蘭翡翠春颺競悅有若介石竹林之僧執耳
酒社阿錢蒼匠之女慧心朝雲禪宗文字不遺方外三
朝選例佐曰閨秀譬之羣鷺語宋忽鳴風蜩脩桐滿山
綴目么鳳至於名宦游廌凡敘士風者多从習焉然誼

足參故格非竟創楊游吏縣樂琴尊於事餘顧孟覽途
緬山川目寫志譬之甘棠勿翦重爲召樹夔州之士能
諷少陵準情目圻又烏可已與紹郡綜八邑其嘗輯耆
獻之著述爲一書者惟姚江與上虞今永興有魯君踵
事而起則荆山之玉尙何泣於閼延平之劍夾无悼於
淪矣予家靜海曾勉爲交川誣徵之輯自弱冠獵訪日
至於今倖倖乎得三百數十家而猶有偏而不舉之患
故老凋喪傳疑莫證兵燹一劫杳佚倍多甚矣其難也
六義之末精爽實憑殘藩弗收後將塵滅魯君誠有見
乎其大者

潘季玉注詞序

綠鬢少年河陽之裔青箱家學琅玕之徒素襟濯於天
河縣思宵於胥柳簾櫳煙靜琴楣月疏歛芬梔心漱潤
茶屍時發清思寫其紆言世賞不邀古懼爲愜目視情
凝趙瑟志盪吳歛攬墮絮日之春詠愁花而就夕其相
去不啻倍蓰已蒙嘗論詞晚近於君家諸昆頗心馳焉
功甫之詞如瘦鶴語岑迴籟生碧星齋之詞如么鳳振
篠纖影抗煙紱庭之詞如孤鷗在蘗疏香昵夢君則植
體能潔研言尙醺晚秋風初雲得水致曉山雨過石爲
蘚青梅花之香不在息而挹之无近嫩人之媚不在目

而流之有光斂游曰入沈引曼曰韜正矧華亭機雲睂
山坡頽伯仲邢尹文章鄂跼晴喬拂穹自有羣嬰之叶
高響櫛露不爲孤蜩之鳴尤足美已僕也琴手如棘棄
已十年騷心若施卷无半寸舊懼夢墜短髮霜生竝艱
爲東畝之謔詞何望步晉卿之雅調今日贈君白紵莫
辜綺夜如年管時唱我黃河枉憶旗亭有酒

吳門秋禊題名記

元都七泉實惟吳閫之勝都人士恆集吟謔焉堂防洞
敞裘曰脩楹文蠡交疏木石相暎新苔上磴時見鶴跖
下爲清潭如瑟汎語雖近市廛不受鴈溷羽衣三兩櫛

眞其地宋門重鍵敝問始啓咸豐元年辛亥之秋閏八
月同人迺於斯仝秋禡之會應諾而至輻輳袂聯氣類
所爭趣无殊嚮於時高天明次金飴試涼飈雨過林木
葉偶隕城嵐照幃空翠難拂茶煙一絲微裏磬聲箕踞
於榻引麈相語或默而息拈得索社意興來追振衣欲
狂或腐古怨撫弄宮徵相逢故人各憐疏鬢慰子夙慕
亦有新知清尊旣開序坐曰齒醉各如量不使靡敝式
燕惟衍秉炬告歸易箴盜簪譴嫩洽比如今日已夫麴
游膏族爭尙豪侈孟公滿堂但詡游俠燭炮鐘催夢境
无胸等電流與波逝嗟蜉蝣之不如與列斯座願其曷

之主其事者淮甯張凱次柳華亭張鵠卓篠峰雷葆廉
約軒吳縣王壽庭養初同集者元餘戈載順卿韓崇履
卿盛樹基良山顧世沅湘艇吳縣韋光徽君繡楊韞華
稗雲楊淦栢岡沈鈺秋帆江鳳笙韻慶長洲陸侯侶松
天律王孟璋鶴舟王震生鶴孫會稽王潤四篁婁縣黃
鞠煠士常熬范璣引泉鎮海姚燮某伯凡二十人期而
不至者海甯楊文蓀芸士吳縣吳嘉淦清如潘邇祁順
之陳彬華小松黃壽鳳同叔王復彥卿王雲石香徐康
子晉顧竹安松谿婺源齊學裘玉溪休甯吳文柱香巖
吳江沈焯竹簣新城陳升恩木生乍浦伊佐圻饒咈凡

十四人用藉貞珉鐫列姓氏

畫禪寺書畫雅集記

咸豐紀元之歲月值閏酉日屈仲乙王君新橋邀同人
能書畫者集於姑蘇城東畫禪寺倪高士故隱地也停
輿僕園閒徑僧引窰後得羣椽賞永日惟時暑終涼始
閉陽催雨高梧正碧晚桂欲彫明光照而巾帶潔靜颺
拂而黛墨香新蔬上梓佳茗充銚清鐘一叩檐鳥皆噪
遠山來眎林煙漸稀雖无絲竹之娛差有譚笑之樂拈
毫者倪頷拓卷者橫膝揮灑珠玉纖瑱皆妙已結霞絜
日合露蹤樓護谷永皆五侯之上賓江東甫里推三吳

之隱彥掀杜叟之雉尾

郭脩峯丈目書名年已九十餘

翮任童之鳳毛

虞山范秉之年十四能寫照

陳杏生年十四能寫山水網羅名流聞廁廌公殊任

昉簪裾之交抵司馬真率之會清闕雖遠聲欬如接品
苟不存工菰而已或濫標榜或爭門戶抑其次也蘭社
幸从蕪言聊記吾還一笑拈禪鉢之花誰有千古操名
山之券

元夕金閨城鹵紀遊圖卷後序

甲寅八月之杪驕尻郡廬展是卷覽之圖爲蔣君仲離
佖丁君徵庵題其首而序之者楊君穉雲也三君皆歿
矣載撫遺墨迴思墜懼而爲之後序曰生命之永渺及

百年人境所閱疾於過影枯林在院因憶昔日之老枝
濕雲墮廡迺思眈宵之明月矧徐君之墓宿艸轉黃盼
盼之樓燕子不返低徊徃事嚼免啼噓歲維戊戌客尻
金昌直上元之良夜邀三五之佳侶華鐙夾巷閨歛中
市之酒銀蟾既升弄珠兮都之庭振清興而競豪升城
阜弓椒賜臨水高樹植烏兩三隔煙姓嚮隱翠一角迴
風出巷人語過空畫樓誰家簾影當燭綺想忽引賣膏
續醉紅袖倚瑟汎乳鷺之玉聲飛蛾滿屏狎纖桃之媚
色攤深香而坐冒濃露而歸娛賞云至臺榭斯託忽忽
者十有七年壚主已換院徑旋改名士多薶於黃土美

人長沒於朱門顧景自憐灰積然就老矣豈不知朱華
之榮難留芳於晝晚萍軀所合爲天涯之暫蹤及思夫
祖帳河曲依依暮雲褰襟移時解蘭爲贈揮涕如霖
弔紫怨促迴首而望堊莽川浩當此之境離別之感已深
乎歌譙之歡既往之約猶望於重來之踐迺至日之鹵
逝長繩難繫河之東下到海不迴舊牋尙疊發慘綠之
苔痕新淚重揮上還紅之衫色淒我獨酌伴荒墀之蛩
忍旺隔鄰唱中夜之簫展斯遺卷謂其能已於辭乎

晚晴樓七夕小譙記

殘雨過江潮氣生裊斜日橫郭樹香到簾爲之結冶懼

歛佳序延碧寥之初爽攄綠衛之綺怨華鐙旣張重幕
不下明霞一痕迺乎女麝之杪初月半睂悄含煇黛之
色天漢微白玉采椹漪宿鵲高枝當風流語索團扇之
人影輕蛾上鬟折畫屏之花枝墮露當瑟悽唱遞發青
鳳之車亾停深尊互酬瓊蘭之芬四溢啖花瓜之巧果
語穿鍼之故事是集也境託乎遐曠時適乎宵靜吐絲
鬱之煙想導縈洞之水致翛然怡然相忘於夜之已深
也涓長仝畫舫巖賦誼而余爲之記

姜石貞先生玉谿生詛解序

象山姜石貞先生當代稱東南一學者其箸饌凡二十

有一種爲卷都一百八十有奇詆序廣義與讀左補義
兩書已列入

四庫經部於詆也破朋黨之見允而无訛於左也衷筆
削之隱辨而能貫攻經者咸縣爲射鵰無異議焉暇日
復嘗取唐李義山詆選其有關身班者得二百四十餘
篇博綜釋道源朱長孺暨陳潛錢程諸家舊牋注糾譌
補闕探旨於選持論已通迺知錦工之商豔體之排無
異歌山鬼而巖湘纍賦洛神而誣陳思矣夫義山之遇
賈生也而其心則杜老也彭易推轂尉已宏農太原愛
才役之書記蘭溷叢而誰獵鳳斲羽而不蜚感恩有之

難云知己鄭柳者輩畜已欲人又無論已溯晉安史剗
亂已來隸偏裨之伍者多建其旄麾宜精華之選者皆
屈於幕府所謂士之榮辱莖人操之也其不得抒忠君
愛國之忱已厠於漂燕需鴻之列夫固其宜乎矧安陵
多姿易起入宮之嫉唐次下抑難陳辨謫之書不得已
靡體妃夬幻雨露之說蔓化魂胡某縈兒女已爲腸安
必其躑躅裴臺狗情金粉而先出於錦瑟諸詩嗟其遇
矣抑亦耻內官臨陵諸藩跋扈方士之惑絲延數朝嬖
后之既因仍再丑外則脅君糜餉弁髦万骨之枯內則
弛政毫荒授柄僉人之手已致會女道士之譙未埽膺

英合七節度之兵圍除原蔓寃者莫卹忠者莫褒不樹
卹相傾卽犯尊無忌不得已寄辭五帳傷心下殿之趨
絮韵鹵郊歸咎蒼癰之患終不能假權尺寸奮砥橫流
而先生於南朝諸詆哀其心矣惟是碧城之鐵網正凶
之夫簫含鬱紆寫懞悅先生竟擬爲干綯之言此直挫
風骨之崢嶸列乞憐之婦豎而蒙未之敢信也若夫竺
摯仇倆綱紀友朋慟哭堇宗揮旂罵邸叱王璠等之阿
巨窺李訓輩之不威先生首一一扶摘之不作欺人影
響之譚詎止李諱爲昭明之功臣任昉知文憲之述作
哉蓋仍本風雅之怨悱皆煉之賞刑爲抑塞者揭斫地

之悲俾非薄者悔論才之誤則錢晏之體祇宗尙其皮
毛劉張之註可弗庸於搜訪矣遺甫文學先生四世孫
也猥冒蒙尙知言請爲弁首叩洪鐘已筵旣言所不能
測滄海已齎復言所不稱或於先聖闡微表隱之言其
尙未相刺謬乎外若三朝百官志禹貢貞鑑辨檀弓鉞
尊行錄諸冊尠不屏疑守確輔翊菰林愔未獲發楹篋
所藏列丹鉛而細校之讀是編之作又不過先生之緒
餘已也

澄菴軒記

想驚八荒之幻雖空山置枕夢夫螭蠻心超三古之塵

卽臨垢洴衣人猶裹葛坐命曾可巨罵自促不亢祿何
憑地巨詎言神僊自貞者元幾何蝕蟬游勞羽暮氣潛
乘蕭蘭媚華蘂颯蚤俟故知足止吾儒瘼於幾先不
垢不增大雄恣其我相也雖然狗彫枯曰守樹不必動
而蠹相密窠奧曰鑰門終至昏而墮障則又曰矯弊之
過流而貽詖隱之譏乎甯海陳君古鄉讀書敢行士也
其先查若儒文刺史端夫貳尹庾山文學諸先里遞曰
經濟學問忠節孝義著於明君握繩祖槩蹈儒範昂
繫於質太鶴之翮宜霄迴恬其心明珩之華在翠簪蕭
蘭陵之衮石構王輞川之館廬蟄龐啟門之妻孥恣陶

栗里之鴈咏穆乎能闕曠焉眇儻出不競皆入無棄暑
其所休息之地軒牖一楹而曰澄養各之趣遠而旨微
蒙知君之所尙已軒之外井川獻如可曰眉睂可曰趾
遵軒之中衽如防如可曰琴瑟可曰箴立君或娛閒討
景尋歡寄游接牖之磴闢狻猊杉之巷迎鳥笠凶半偃
黛雲瀉衿紫谿一泐白石礪齒佳颺晨櫛擷露絃蘅之
葩涼雨夕停婦煙黃籊之選否則別畫屏叙舄而穠
冶李盡鬪風明月之姬或其招樂部笙調而左燕右鶯
悉犯羽繁宮之韵斯夾飫化齎餽足曰澄神養志者矣
然而引物曰役翫喧自宋萌擲妙曰濬機妄由霸朕所

云耳戶塞而鼃攘之目籥鑣而蟲閤之也而君則尤青
進焉者當其脫巾拭卷弛裏籠香水墨一楞則玉又畫
幃犀芒滿榻則金粟誣禪子魚我魚攜濠梁佗長物佗
蜨非蜨據羅浮爲故鄉擺落万涂其蛻於蜩爾於蛹耶
啾棄一切其又襲尔影蛭尔形耶匿澄資養肖彼蟾蠩
三叉融僊臆目太乙之精緣養發澄譬如蒼蘊一雙鍊
永洎目頗黎之髓外身無効何者爲三効懸意無相何
者爲六相原太虛之虛棊其虛探无始之始持其始濛
濛演演君之息遊絲裹於晴穹也墨墨默默君之情予
珠爛於溟澤也抑復淳不澄目爲澄縱金馬才騫且自

咀薇而蒞菰存所養曰爲養便木雞三稿夾堪婢鳳而
隸鸞曰故君顏惟腴腴之者道惠之澤君度惟靜靜之
者林經之芬凡夫桑苧稱翁鵬冠名子或植眞於谷口
或汎宅於雲間曰君禎之庶乎近焉蒙曰耳名所挾神
路爲馳遂偕文水謝君渚山王于排霞度巘巘壁升堂
藉曰窮鹵瀛東崦之原因而結安道子猷之契委曰軒
記下素缶辭則環蠡海之南者什佰山君子是居豈眞
肥遯爲甘乎公緱城之北者七十里千載而下必有望
古遙集者未慚嚆矢聊代書櫬質之同人儻曰蒙言爲
蹕云